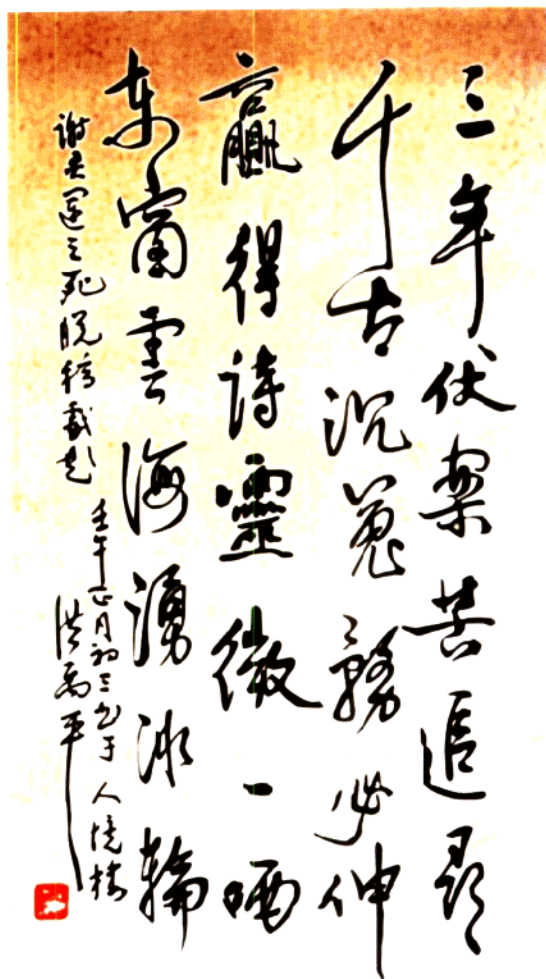




三年伏案苦追寻，千古沉冤必伸。
赢得诗灵微一哂，东窗云海涌冰轮。



叶君奋摄影

寻访山东（1987年夏）

作者到上虞寻访灵运故居，作者背后即谢安“高卧”的东山。



周守华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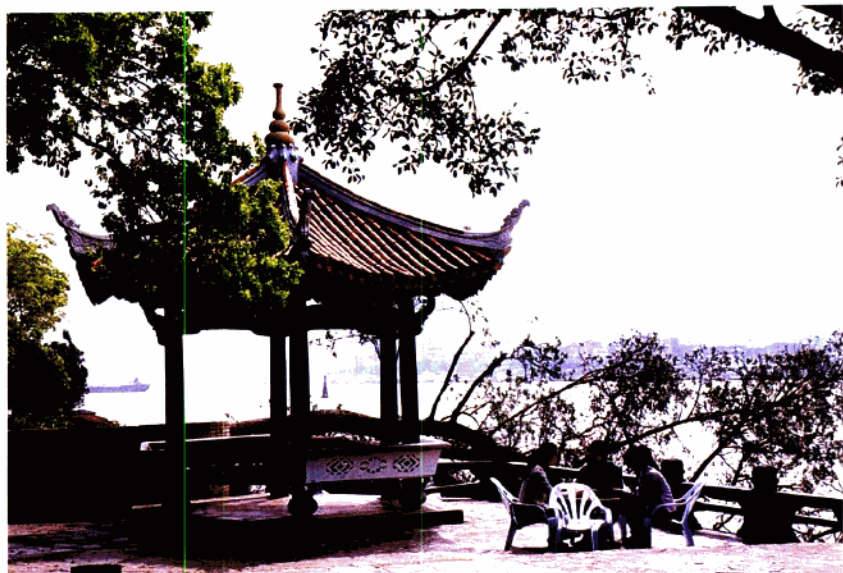
江山異子詩

水牙

谢灵运在古永嘉郡的行踪（以下图片均系著名摄影师张侯权提供。）



温州江心孤屿（选自《温州市志》）



温州江心屿谢公亭

梁朝杰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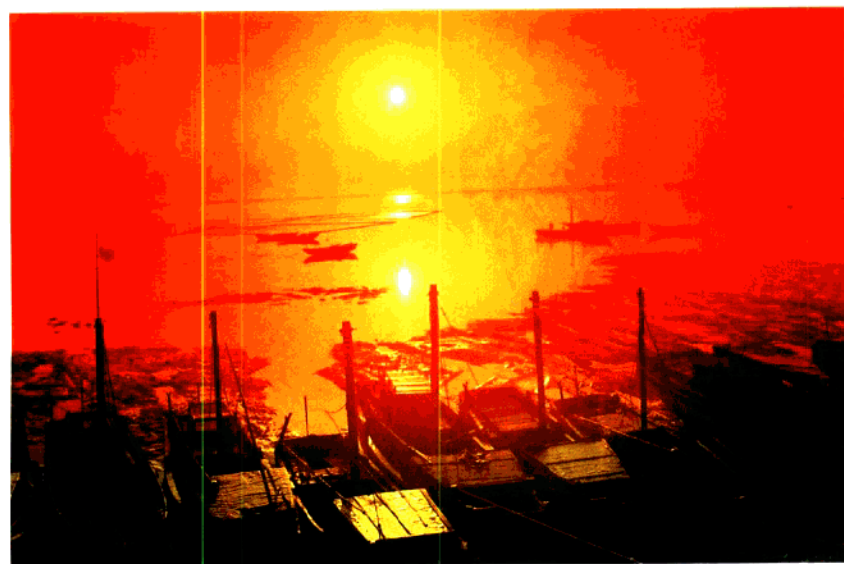


温州池上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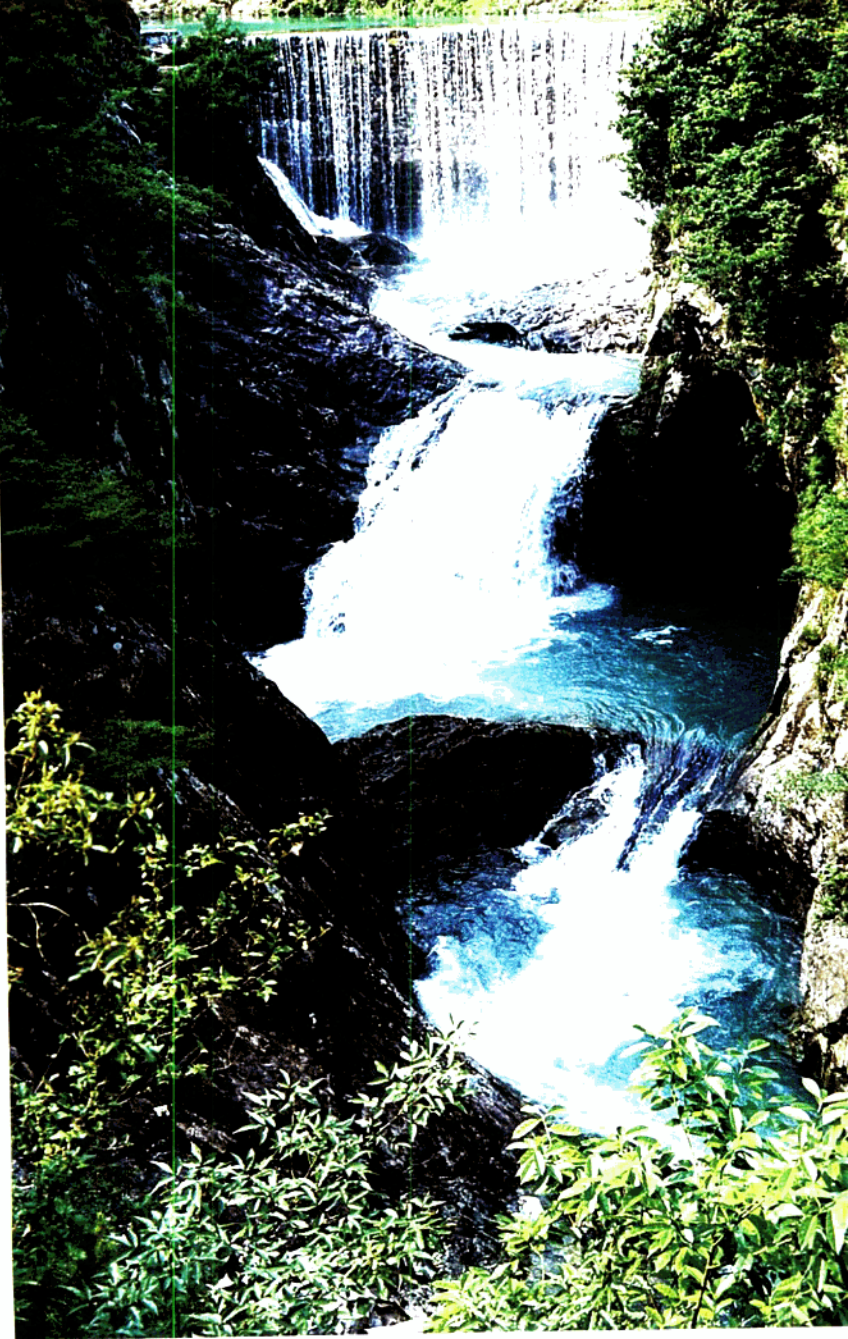
胡秀兰摄影



乐清白石湖（谢灵运曾到此行田赋诗，决计兴修水利。） 张侯权摄影



乐清湾海面（谢灵运曾游此海面，并游玉环山、乐清新溪等处。） 张侯权摄影



瑞安仙岩梅雨潭



徐永棟攝影



永嘉绿嶂山

周振宇摄影



永嘉蓬溪谢公亭

周振宇摄影

(传说灵运广州蒙难后，其次子扶柩来永嘉葬于郡城飞霞洞侧，并定居温州。其后人迁居楠溪江中游鹤阳、蓬溪等村落。)

目 录

代序：误解、缅怀、思考	
——我与谢灵运研究	1
谢灵运之死——考辨与献疑	9
谢灵运出守永嘉郡行踪事迹考	47
巨星的升起——评释谢灵运出守永嘉前的两首诗	67
谢灵运与北雁、中雁	90
千古诗魂(中篇小说)	101
后记：略谈谢灵运研究	179

代 序

误解·缅怀·思考

——我与谢灵运研究

大约十五年前，一位编辑向我约稿，要我写篇有关谢灵运的文章。实际上，我那时候对灵运所知甚少，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我只是对古代史，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和文学感兴趣。然而，我却接受了约稿。唯一的缘由是：我觉得自己曾经人云亦云地误解过谢灵运——甚至曾经厌恶他！扪心自问，实可谓亵渎古人。所以我要趁此约稿机会认真研究一下谢灵运，既为补过，亦求心安，当然还可增长些知识。

我对灵运的误解和厌恶，主要来自被解释被运用得极端简单化、片面化，因而往往极端荒谬的所谓“阶级斗

争”论和“阶级分析”法。根据这种理论和方法，谢灵运是个“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论者多引《宋书·谢灵运传》有关谢氏家产和他向宋文帝“求田”之类记载判定他的“阶级本性”：贪婪、强横，简直是个恶霸地主。因我少年时即投身革命，信从“阶级斗争”论，对上述看法也就很容易接受。直到中年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我才渐渐感悟到这种理论和方法把无限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极端地抽象化、简单化了；把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因经济政治利益相互冲突或相异较大而形成的阶级关系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无限制地夸大了；特别是将所谓“阶级性”看作人类个体社会属性的根本、根源，从而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人生作出种种极端简单化的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判断、结论。就说谢灵运吧，他活了四十九岁，虽然作过官，有时也热衷于追求功名利禄，但他短促的一生基本上是诗人和学者的一生：他从小聪慧好学，文学天赋很高，成人后读书写作都十分勤奋。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除去可能重复的以外，他一生著作至少有诗集五十卷（刘宋时有一百卷）、赋集九十二卷、《游名山志》一卷、《晋书》三十六卷、《要字苑》（大概属于文字学方面的著作）一卷、所纂《四部目录》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此外还有些别的集子，不赘。请想想吧，如果灵运是

个贪婪强横的地主，他在成年后二三十年有限的岁月中，能从事这样巨大的精神劳作吗？我们的一些“阶级斗争”论者，要不是对历史事实置若罔闻，便是把文化劳作——精神财富的创造看得太简单太轻易了！而灵运的这些劳作，无论就其生活思想审美内涵看或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看，也不可说是为某一阶级服务的，尽管在他的著作中以及他的全部生活和活动中我们确能看出他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对他的制约（其实任何人都无法摆脱他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对他的制约，而从人生价值上看，其中得失却因人而异，灵运所处的阶级地位对他的文学、学术活动，应该说是得大于失的）。从总体上看，灵运著作是富于民族、时代特色的属于全人类的文化成果。唯其如此，历经天灾人祸得以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灵运著作在一千五百余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为国内外许多读者和研究者所公认的不朽的文学价值和重要的学术价值。这还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吗？无视这样的事实而光从灵运所处的阶级地位去看他、评论他，只能说是一种偏见和谬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真正伟大的、影响深远的创造总是全民族性的人类性的文化积累的产物；它绝非某一阶级所能为力。

这里，我想还应该提一下，灵运是含冤受屈被害致死

的。《宋书》本传的一些记叙原就很可疑，特别是关于他的死因和向宋文帝“求田”等事，所述错漏多多，我曾作过力求详尽的考辨（见拙著《谢灵运之死》，载台湾《浙江月刊》1993年7、8月号，现已收入本书）。

为了研究灵运，我曾经到他的故乡及其附近地区——即今浙江绍兴、上虞、嵊县、诸暨等地考察过，虽为时短暂，收获甚少，而感慨却很深：一千五百余年的流光竟带走了一切历史陈迹！当年那么教人神往的东山，竟满目荒凉，蔓草没径，树木稀疏，甚至看不见一棵像样的大树，整个是平平庸庸的一座山丘。曹娥江、浦阳江在夏日的骄阳下水波不兴，寂然无声。江流河道流向也一定变化很大，与灵运诗赋中所述以及《水经注》所示都颇有出入，若灵运魂归故里，必叹“江山不可复识矣！”幸而在田夫野老口中，我还能听到“谢阁老”三字——那是对谢安的尊称。灵运和乃祖谢玄都悉心经营过的始宁墅（亦即灵运《山居赋》所说的山居）更荡然无遗迹。我沿浦阳江苦苦寻觅的“斤竹岭”，也无人知晓，这使我觉得元末明初绍兴人刘履注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一诗，以“斤竹涧”在浦阳江附近的“斤竹岭”一说，不一定可靠；而诗中所写景物（特别如“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等句），与雁荡山斤竹涧颇相符，再参之其他材料，我以为此诗是写雁

荡山斤竹涧之说较可信。这本身虽是个小问题，但关系到灵运在当永嘉郡守时的游踪，也关系到对这首诗深层意蕴的理解，所以我后来也为此作了点考证文章。

流光无情，可也有情。它带走了一切物质性的存在，带走了纷纷扰扰的一切人间相，甚至也带走了决定东晋兴亡、影响历史行程、名重一代的谢安、谢玄叔侄们所建立的功业，可依旧给后世留下了最可珍贵的精神之花——灵运的部分诗、赋、文章。我曾说过：“文章憎命达”确是中国文人的宿命（某种历史必然性）。可也因此使真正的天才自觉地接受苦难的磨砺、严峻的历史考验，在自己的作品中追求生命的超越、精神的不朽。这种追求自屈原、司马迁以来就形成一个很好的传统，使中国古典文学的积累根深而叶茂，硕果累累，为世界上其他国度所难以企及。灵运生当晋、宋易代之际，丧乱频仍；个人仕途多失意，欲像乃祖谢玄那样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更一再落空，最后还招来惨死刑场的横祸。但这一切也磨砺了他早熟的诗才文才，还在他前期作品《撰征赋·序》中，他就对世事沧桑寄慨甚深地写道：

……于是采访故老，寻履往迹，而远感深慨，痛心殒涕。遂写集闻见，作赋撰征，俾事运迁谢，托此

不朽。

正是这种“托此不朽”的精神追求使我们今天还能读到那些确乎不朽的名篇杰作。当我们吟味着“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那许多实在“妙难寻”的诗句时，我们依然会像灵运同时代的或较后的古人一样觉得它们真像新出水的芙蓉那样清新鲜活，一千五百余年的时光，在它们面前岂非“曾不能以一瞬”？于是，它们的创造者便让我们缅怀不已。这真是一种永恒的缅怀。

在研究灵运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到，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以及在性质上与它相通的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而且还应该说在中国整个文化史上都有其特殊意义。

在魏晋以前，特别在陶谢以前，中国文学与世界上其他国度的文学一样，大体上总是反映和表现人的社会生活——人与社会的关系。然而，唯独在中国，早在魏晋时期，便出现了刻意表现人在大自然中的玄感妙悟的山水田园诗——一种从审美上探索、掌握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文学。它将中华民族来源古老的天人合一、天人同构的哲理性智慧意象化、意境化、诗化了。它以自己特有的

思想和审美的深度和力度广泛而深刻地作用于反映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使后者也面貌一新,异彩纷呈。有趣的是,它甚至深刻地影响了某些就文体和功用来说与文学无关的作品,使之文学化了。较典型的实例如《昭明文选》所载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这本是一封劝降信——一个政治文件,但信中竟出现了这样的千古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悵!”便显然受山水田园诗的影响而别具韵味,其思想情感内涵也与山水田园诗相通而动人心弦。故清朝有人作诗赞之曰:“文章妙绝有丘迟,一纸书中百首诗;正在将军旗鼓处,忽然花杂草长时。”至于陶谢以后,经南朝、隋唐以至宋元明清,历代诗人作家,几乎都与山水田园诗结下不解之缘。所以我想说,没有山水田园诗,也就没有南朝以后高峰迭起的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和抒情散文);中国古典文学是写社会人生与写大自然并重的文学。

山水田园诗在中国整个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对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态的形成和塑造,关系重大。它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隐逸文化在文学中的集中表现。它对世俗文化,特别是官本位文化是一种清洁剂、消毒剂。它对文学以外的

各个艺术部类——书法、绘画、音乐、建筑都影响至鉅。它给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带来高洁的心灵、高雅的情趣，至少对心灵起某种净化作用。说实话，我非学院派中人，我之所以研究谢灵运，研究山水田园诗，并涉猎整个山水文学，乃至山水画，根本的动机和旨趣就在这里。这些研究和涉猎使我自己心里感到清爽，或许也能让别人感到清爽；只可惜我所能作出的成果还太少太少！撰此文，聊表心迹而已。

1996.4.2 于北京延静楼

2001.12.6 改定于故乡入境楼